

大村西崖： 靠资料著《中国雕塑史》

近日，《中国雕塑史》首部中文版面世，三卷本完整保留了原书的图片编号。大村西崖的这部著作，从研究著述角度来讲，堪称最早的中国雕塑史专著。这本书初版于1915年8月，国学大师罗振玉为该书作序。梁思成早年讲授中国雕塑史时，也曾参考此书。



角鸮尊



敦煌千佛岩佛洞



《中国雕塑史》 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7月

编此书时，尚未到过中国

大村西崖(1868—1927)为美术史学者、评论家，曾任其母校东京美术学校(现东京艺术大学)教授，讲授美学、考古学、东洋美术史等课程，还担任过帝室博物馆雕刻科主任。

早在1901年他即撰述《中国古代雕塑》纲要，1905年又编写了《东洋美术小史》，作为讲授教材，翌年增订再版公诸于世。1910年编刊《日本绘画小史》和《中国绘画小史》。1906年参与审美书院的设立，编辑出版大量以中国书画为主的美术书籍。

同时提倡并致力于文人画之复兴，著录《文人画选》(系列图集)等，为中国文人书画的在日普及贡献尤大。上海中华书局版《中国文人画之研究》(1922)，即其所著《文人画之复兴》(1921)与陈师曾著《文人画之价值》的合刊。另著有《中国雕塑史》(原文为《中国美术史——雕塑篇》)、《密教发迹志》(1918)、《东洋美术史》(1925)等著作。商务印书馆

民国时期曾编译过其《中国美术史》，后多次再版。

大村西崖编著《中国雕塑史》时，尚未有来华之经历，但其著述本身多得益于其他来华实地调查者带回的图片资料，以及流失到日本的大量中国雕刻实物。

另外，流寓京都的罗振玉所藏金石文物拓片资料等也助力甚大。罗氏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，曾披露：“宣统甲寅冬，为予浮海之三年，有远客扣门，持吾友藤田剑峰君介绍书以至者，曰大村西崖君。剑峰书言，西崖究心古美术有年矣，今将著《中国雕塑史》，欲见予斋所蓄古器物，及古刻墨本，以助其造述。乃与纵谈吾国古雕刻事，则称引群籍，若泻瓶水，固已惊其见闻之博矣。爰出行篋所有者遍视之。君则汲汲于舍中，写其影，录其文，日力不足，焚膏继之，至丙夜不止。写录不能尽者，又请以邮筒相往来。于是益叹君用力之专且勤也。”

1915年初版，售价不菲销售一空

该书是作者中国美术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，也是最早的一部中国雕塑通史。初版于1915年8月，分本篇(即文字篇)和附图(图版篇)两种，本篇以日本新铸五号活字印刷，六百余页。除罗振玉之外，著名作家森鸥外，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、关野贞等也都亲自为其作序。附图以珂罗版单张印行，计434张，978幅，蓝布帙装为两函。因发行数量有限，虽售价不菲，但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。如今日本的图书馆等藏书机构亦罕见其初版。1917年和1920年两次再版，仍供不应求。

1972年，国书刊行会据1917年版加以复制，但不久又售罄，尽管1980年又推出再版，但目前仍难以入手。其为学界所重，由此亦不难窥知。连罗振玉也曾大为赞赏：“解辔绳读之，书厚逾寸，密行细字，无虑数十万言。征引至繁博，肇于太古，而下逮赵宋。叙述井井有条理，盖言吾国雕塑之书，未有如此之

详且尽者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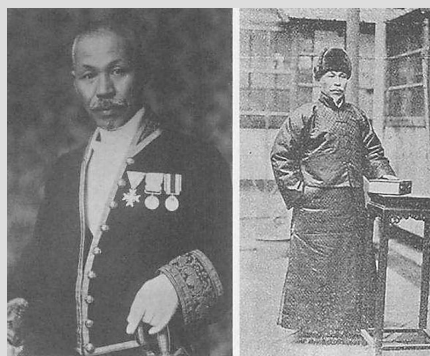
罗氏的评价并不夸张。叶恭綽在《我国雕塑漫话》的讲演中，有这样一段开场白，似可印证这一点。

“我久已想做一篇论我国雕塑的文字，但因有关系的资料未曾搜集完整，故未下笔。后来看见日本人大村西崖《中国美术史——雕塑篇》，编得很好，要想超过他的，极不容易。因此更懒于动手。此次全国美展要我说些关于雕塑的话，我想这个题目恐怕说的人很少，因此为供给需要起见，不得不将我的意见写出这一篇来。其实无甚专门的价值，不过大概说说罢了。”此讲演做于1929年，距大村西崖该书问世的1915年，已相去十四年，但叶氏仍认为要想超过他这本书“极不容易”。

大村西崖本人也曾披露，为编著这本书，十余年来披览各种文献四五千卷，收集观览实物拓片无数，仅造像碑铭等就多达一千五六百种。



夔龙盘



大村西崖



灵岩外崖大佛

第二次来华时， 创设中日美术俱乐部

1921年后，大村西崖先后五次来华实地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。1921年10月至翌年1月，大村西崖首次来华，开展书画美术调查和交流活动。北自沈阳，南到上海，中途历访北京、天津、苏州、杭州等地，除与各地书画家等交流之外，主要就是造访收藏名家(如金城、关冕钧、完颜景贤、陈宝琛、袁玉生、张致和、廉泉、庞莱臣、蒋汝藻等)，观摩并拍摄古书画，仅拍摄回去的名画就多达八百件。回国后经整理，这些中国名画照片先后于东京、大阪、金泽等地展出，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人士对中国绘画的鉴赏和认识。

1923年第二次来华时，与吴昌硕、王一亭等发起创设中日美术俱乐部(西湖有美书画社)，还曾编刊《禹域今画录》，将数十位中国近代画家及其创作介绍给日本读者。

1924年末至翌年初第四次来华时，还应邀于北京大学做了“风俗史研究与古美术之关系”的讲演。

1926年第五次也是生前最后一次来华，主要目的是前往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，实地调查罗汉塑像。当他从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陈彬龢来信中，得知该寺院尚残存唐代雕刻名匠杨惠之遗作后，兴奋不已，当即决定前往调查。后撰写出版了线装本《吴郡奇迹——塑壁残影》(1926)一书，内收其调查经过、研究心得，以及当时拍摄的一些大型图片。这些文字及图片，今天看来，尤为珍贵。因为保圣寺在其调查后不久，即遭火灾焚毁。

梁思成在著作中，对此也曾有言及：“宋塑壁遗物以正定龙兴寺为重要，用直杨惠之壁已毁，幸得大村摄影以存。”

这本书对当时及其后的学界的确影响甚大。梁思成于1929至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时，就曾参考过此书，后来根据其授课记录整理而成的《中国雕塑史》提纲，也有提及。因为当时，梁先生尚未亲历云冈、龙门、天龙山等地做实地考察，其雕塑知识或研究心得大多得益于大村西崖、喜龙仁等学者的著述，以及欧美博物馆所藏实物。

其在开篇所言颇能代表当时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及心境：“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，向为国人所忽略。考之古籍，鲜有提及；画谱画录中偶或述其事而未得其详。欲周游国内，遍访名迹，则兵匪满地，行路艰难。故在今日欲从事于中国古雕塑之研究，实匪浅易。幸而——抑不幸——外国各大美术馆，对于我国雕塑多搜罗完备，按时分类，条理井然，便于研究。著名学者，如日本之大村西崖、常盘大定、关野贞，法国之伯希和(Paul Pelliot)、沙畹(Edouard Chavannes)、瑞典之喜龙仁(Osvald Siren)等，俱有著述，供我南车。而国人之著述反无一足道者，能无有愧？”

也许正因为梁先生较早言及这些海外学者及其著述，我国学界至今仍将大村西崖的《中国雕塑史》和常盘大定、关野贞合著《中国文化史迹》，以及沙畹《华北考古记》、喜龙仁《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》(1925)看作是“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‘四大名著’”。(据澎湃新闻，作者张明杰系《中国雕塑史》主编。)